

离了家的人，到哪儿都是客。北京城里，客人尤其多。

——题记

客京华

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教师 高海燕

六月份，太阳火辣辣的。狄晓鸥撑着伞在六里桥北里等着换乘。伞只能遮住上半身，五分短裤和人字凉鞋，露在外面的小腿和脚丫晒得生疼，感觉马上要被点燃一样。

等车的人很多，大部分都缩在巨型广告牌的阴影里，也有站在阳光下的，多是衣着过时，皮肤黝黑，年纪偏大的人群。狄晓鸥试图站在某人的影子里，把腿遮住，无奈影子都是活动的。

公交车陆续进站、出站，人们上上下下，乘务员用扩音器高声叫喊。即便是老头儿、老太太，在这么热的伏天儿，也和年轻人一样追着进站的公交车奔跑，惟恐错过。狄晓鸥经常在等车的时候发呆，想着眼前这些人都是要去哪儿，忙些什么，看着大多是外地来京的，又何必背井离乡，这么辛苦呢。再往后想，可能就是大串大串的故事了。

因为每次上班都要换乘，要过天桥，上上下下地爬楼梯，很多时候都会碰到车马上要出站了，需要紧走几步去追的情况，狄晓鸥总是顾不得劳累，撇开双腿就在公路上奔跑。真正跑起来的时候，却很开心地想笑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和她一起跑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美的、丑的，全部冲那公交车跑。

如果站得高一点，看北京城，有多少人和狄晓鸥一样在奔跑呢，那一定很有趣。再站高一点，看地球上，有多少人和狄晓鸥一样在奔跑呢？为了什么在奔跑呢？

想到这一层，那句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就会冒出来。可狄晓鸥相信，这熙熙攘攘的辛苦也许都有为利的成分，但撇开利益，必然还有其他的更宝贵的东西。

好了，不想了。108路停在面前，上车、刷卡、下车、上班。

上了车，最好有一个座位。狄晓鸥透过玻璃窗看路边绿化带里的鲜花，开得正艳，非常漂亮。虽然每天都经过，但总没有机会细细地观赏一番，车子一晃而过，莲花的样子都看不清。前几天跟店长提起路边的花，店长很努力

地想了一会儿问：“有花吗？什么时候开的？”

店开在首都一个很有名的家居城里，狄晓鸥在四楼一个儿童家具展位做导购。和她一起上楼的全部都是销售人员，基本没有男生，清一色年轻、充满活力的姑娘，一路说个不停。狄晓鸥是从来不搭话的。

唯独壁纸区有七八个小伙子，西装笔挺地站在人群中的最外沿。中心区全部都是女孩儿们，小的也就刚刚18岁的样子，大的也不过30，女孩们是化妆的，粉底、眼线、睫毛膏是最基本的。当然，技术不一样，画出的效果也有很大落差。唯有狄晓鸥一个素颜朝天。店长曾经多次教她化妆或者干脆就帮她化妆。画完之后，狄晓鸥总是无法适应镜子里的自己，忽闪的长睫毛像假的一样，还很重。不敢揉也不敢碰。晚上回去洗脸的时候，睫毛膏和眼线液漂在水盆里一撮一撮的，像泥一样。

进店、开灯、换工作服、打水、准备迎宾。店里还没有其他人来，狄晓鸥先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热水，坐下来等水凉。中央空调已经开了，冷嗖嗖的，穿着长裤还觉得冷，和外面简直冰火两重天。

在这儿工作已经两个多月了，各项事务还算熟练。刚来的时候，有顾客进门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话。那时候有个老店员跟她说：“你就记住了，顾客就是傻子，你怎么说，他就怎么信，关键就是，你说每句话，都要理直气壮，底气十足！”

狄晓鸥不置可否。周一，家居城里人影寥寥，大家或聊天或玩手机，打发时间。偏偏下午又下起了雨，而且越来越大，更加没有顾客了。

下班时间，店长老公打电话说一会儿开车来接她，剩狄晓鸥一个撑着伞走出商场。

大街上很安静，异常的安静。狄晓鸥走到马路边才发现，所有的车都熄了火在街上排着长队，一动也不能动，一场突然的暴雨让北京城的交通瘫痪了。

怎么办呢？走回去！

狄晓鸥被这突然冒出的想法吓了一跳，真

的走回去吗？目前也没有其他好办法，自己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，不能去找旅馆。

那就走回去吧，大不了多走几个小时。这样决定了反而很兴奋。

狄晓鸥从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各种车辆之间穿行而过，里面的司机都在很焦急地打着电话，地上的水能漫过脚面，雨水顺着伞的边缘垂成雨帘。

上次淋雨和在雨中奔跑已经是十几年前了，狄晓鸥很快地在辅路上奔跑起来。

“哈哈……”狄晓鸥在几乎无人行走的街上边跑边笑，溅起一路水花。

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，可是，好像该转弯了，以前公交车一到这里就转的。桥下已经不能走了，满满的都是水，居然还有人在拍照。

狄晓鸥感觉和她一起步行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前面一个穿高跟鞋的姑娘，干脆用手拎着鞋赤脚走在路上；一个小小伙子直接把伞收了，淋在雨里边走边唱。

“别去坐地铁啦，地铁口已经封了，里面被雨水倒灌了。”一个老大爷说。

那就干脆一路走回家吧，狄晓鸥想打电话，掏出手机一看，信号是空的。旁边不能动的车里还有路上撑着伞的行人都在对着手机喊：“喂——听得见吗？”

收起手机，狄晓鸥抱着欣赏雨景的心态慢慢悠悠地朝着回去的方向走，以前坐着公交车匆匆经过，竟然没有发现沿路这么多可爱的小店和小吃，还有这么漂亮的花草、翠竹。经过各种大的购物中心，一群群的人们站在门口，也许是在观雨吧，或者是在等雨停。狄晓鸥就在大群的注视下从他们面前走过。这感觉很像动物园，搞不清谁才是被看的。

狄晓鸥还需要从一个十字路口穿过去，过了街就可以沿着路边走了。迎面来了一个女人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看见狄晓鸥很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回来啦，刚下班啊？”

“啊，是啊。”狄晓鸥点点头，没多说什么。

女人和狄晓鸥住在一座楼里，她住四楼，女人住二楼。听邻居们议论，这女人是因情而

疯，精神不正常，靠捡垃圾为生。狄晓鸥有次经过二楼的时候，看见疯女人的家门开着，屋内的景象让人震惊：没有开灯，黑乎乎的，地上、桌上、墙上，满满的都是脏兮兮的瓶子、罐子、破烂的衣服、棉被，用了一半的卫生纸、油腻腻的碎布，像小山一样堆着，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。狄晓鸥惊呆了，愣在那里。

女人听到动静，问了一句“谁？”

狄晓鸥想走，可挪不动脚步。女人走了出来，披头散发，全身赤裸，只穿了一条红色内裤，再加上那地狱一样的垃圾做背景。

狄晓鸥飞一般地逃掉了，从此经过二楼时总要加速。没想到今晚又碰到了。

这疯女人居然像个正常人一样问候她，尽管狄晓鸥在这个筒子楼里住了一年，从来没有邻居和她打过招呼。当然，狄晓鸥也没有和别人打过招呼。大家总是擦肩而过，像空气一样透明。

前几天，狄晓鸥听见隔壁有人喊了两声“救命！”自己在屋里纠结半天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，最终因为没有其他什么动静了，到底还是没去。

也许是闹着玩呢，也许是电视发出的声音呢。

思绪飘散，原以为很遥远的距离居然不知不觉地快要走完了，电话终于接通，男友焦急的声音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还有两站地就到了，是我自己走回来的！”狄晓鸥很骄傲地说。

“厉害呀，那我去站点等你啊！”男友说。

狄晓鸥忽然觉得很幸福，在北京这样一个大到找不到自己的城市，有个人念着你，有个人等着你，是件很美很美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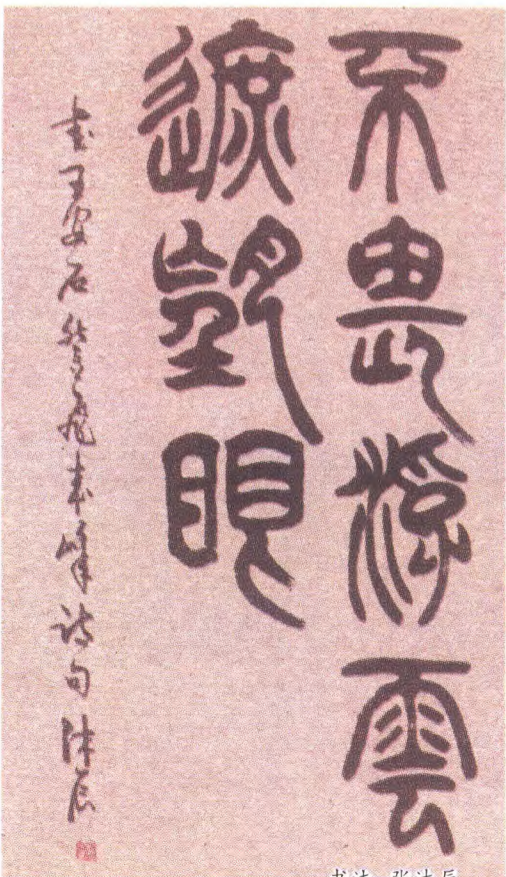
何况不止一个人，妈妈的电话紧接着打过来，儿女飞的再远，永远是妈妈的债，要念的，要念的。

远远的，狄晓鸥看见人群中有一束七彩的光，她的男友冲她笑。

“我怕你在人群中找不到我，所以拿了一个放七彩光的手电筒。”

北京市京源学校学生书法美术作品展

指导老师：葛金胜



书法—张沐辰



秋(水粉)—刘潇雅



书法—张楠



雪中(水粉)—许仁策



夜(水粉)—郝伟